韓文公别傳

韓文公別傳原一套二本五十八年

十一月十七日

上發下去襯紙改揷套一本乃唐韓愈

本傳之外収録其與大顛和尚辨

論之言以成此書金朝學士宇文虛

中譔元朝至元年間學士安藏序比

丘祥邁註　　元板

韓文公別傳註序

韓文公始為無佛論而學佛者始為惡之終遇大顛於嶺南往来談論似或有省輒為向佛益簡紀録以為別傳而學佛者終未知之別傳者別其始而異其終也惜乎宇文學士序出青州祖師版行無片言隻字釋義解辞寧不愧於心歟東山如意和尚嘗閲文公始終異論毀譽有時留心註解無一義不明無一言不著另為一本流布於世去古今是非絶始終嫌疑豈小補哉門人孝順敬為刻梓来求一序義不可辞翰林學士安藏至元己卯小春望日序

韓文公見大顛事於宗門中雖無大補爲釋子者亦宜明曉故王文公非禪人之臆說洪覺範恥衲子之途說志於道者不可不知蓋退之天下名儒大顛嶺南宗匠立言垂訓事不徒然若非大顛達聖人之道明先王雅言則不能遏彼邪心抑他異論柳子厚鄙韓愈之曲見歐陽脩扶大顛之至言此乃天下公談非私論也宇文學士述序發揚青州祖師刻版流布若無深意詎肯如是今則隨文作註聊與發揮引事析文咸知有據內聖外王之道於是顯然西竺東魯之談由斯炳煥俾夫蔀屋之家亦少見乎天光弘佛教者知我心焉如意比丘祥邁書

別傳註中所引文字

老子　列子　荀子
莊子　尒雅　史記
前漢書　後漢書　晉書
淮南子　易　春秋左氏傳
詩　書　禮記
周禮　新唐書　劉昫舊唐書
韓文　柳文　梁高僧傳
傳燈錄　樊汝霖韓文註　中州集
李屏山文集　雜阿含經　王耶女經
商主天子所問經

孛經

毘舍佉母經

釋摩男經

韓文公別傳註

道者山如意野老 祥邁 註

韓文公別傳序

唐韓愈字退之南陽昌黎人幼孤苦學登進士第累官至刑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公初憲宗元和十四年吳元濟既平天下無事遣使迎取鳳翔法門寺佛指節舍利安禁中享供三日乃送諸祠王公士人奔走捨施灼體燒指騰沓係路愈見惡之乃上無佛論表以謂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乞此骨付之水火永絶根本帝覽而大怒欲誅不赦晉公裴度

芽苦救之乃貶為潮州刺史至潮與大顛議論往
復孟簡闢而集之故有此傳別傳者簡於唐書本
傳傍行外記故曰別傳如穆天子外傳之類是也
序者叙述傳之来源佐輔釋之洪美故云

翰林學士宇文虛中譔

宇文姓虛中名叔通字蜀成都人道號龍溪野人
侍宋上皇為黃門侍郎奉使金朝見留仕為翰林
學士承旨金朝儀禮皆公所定後貴人積慾誅其
返竟死三韓臨終詩曰去國怱怱遂隔年公私無
益兩茫然當時議論不能固今日窮愁何足憐生
死已從前世定是非留與後人傳孤臣不為沉湘
恨悵望三韓別有天其詩具見中州集

萬壽禪師辯公以孟簡所為韓文公別傳及歐陽文
忠公跋語示予

青州祖師諱希辯姓黃氏襄州鹿門山覺和尚之
法子先住青州天寧萬壽故時人共呼青州和尚
提洞上一宗北還入燕革華嚴為萬壽創仰山為
禪居法道大行於今愈盛○歐陽脩字永叔吉州
人氏宋仁宗英宗以太子少師致仕謚曰文忠公
予虛中自謂也

予讀之終篇喟然而嘆曰虛中劣年讀書以韓退之
為宗師所學治心脩身處世接物之道自謂無以出

此明务年師韓學治心脩身之訓處世為人之道
接物和於人倫進身入侍致君奉親於此足矣
其視釋老之書以為異端不過涉獵膚淺一二以資
讌語爾
異端異學之語字出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涉
獵者略知一二不細得也故漢書曰班超有口辯
而涉獵書傳註說云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
周悉粗覽之也虛中先明師韓為得故視釋老之
書為異學不堪過目涉獵但至膚淺一二用資閑
讌之笑語尒譏釋老之教無補於用也

中年數被譏謗屢遭斥逐取其所學以對憂患茫然
無一語可用
中年三十之時數屢皆頻也斥逐不用也茫然失
守之皃莊子曰趙惠文王茫然自失意謂中年之
後進身入仕被人譏謗屢遭左遷斥棄不用乃將
幼年所學對遣憂患茫然失守無一言可用始知
昔學勞而無功
乃始悔悟樂與禪者游而增濬其所未聞則悲悴憤
悱渙然氷釋自視身世甚輕初若未嘗有也
濬深也悴愁也憤悱意不舒也渙然水流也氷釋
若春氷消釋也务學師韓以為自足既逢患難無

言可除方覺前非捨韓就釋既達性理增深未聞
視身世如浮雲觀得失如夢幻向来悲愁煩懣憤
悱不舒皆蕩然消散若水流氷釋自視身世如浮
雲之輕了無所戀如初未曾遭於斥逐之時與禪
者游使身心寬廓安静如此

仲尼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論語文也孔子四十七而學易至五十易道方通
動止合理始無大過

仲尼所以教人未嘗言性與天道

性謂性命之理天道變化之事夫子訓人未曾言
此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至其賛易則其妙

孔子作十翼書賛明易道則性與天道明得甚妙

至於彌綸天地

上繫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言聖人
作易與天道相準擬故易道能彌綸天地之道彌
謂彌縫補合綸謂經綸牽引包籠天地之意

幽賛神明

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賛於神明而生蓍
受命如響不知所以然而然幽深也賛明也聖人
深明神明之道而生用蓍

顯仁藏用

上繫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韓康伯曰恩被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諸用盖恩深不恃也

陰陽不測

上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謂陰陽變化之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此神明出陰陽之表盖神者侌易之主出乎天地之先侌易生化之源兆乎太極之下則孔子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則變化之道於斯見矣可不信諸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上繫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疏說云任運自然不關心慮是無思也任運自動不須營進是無為也既無思無為故寂然不動有感必應萬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謂事故言通天下萬事也然無思無為聖心之本也感而遂通神機之迹也本迹不離故能如是又曰神無方易無體斯之謂乎

與夫生死之說

上繫曰原始返終故知生死之說言原考窮究物之終始有生有殺一而無差足見人倫死之與生

往来之情不為妄也

鬼神之情狀

上繫曰精氣為物遊䰟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明精氣聚而為物則是有生散而為䰟則是死後遊䰟有靈非鬼而何此依易說若依釋教鬼之與神各有其類或有飛行或有地走或是胎生或是化有盡屬北方毘沙門王之所統攝正法念處經具明品數

窮理盡性之旨備於大傳

說卦曰和順於道德而至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韓康伯曰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此明易體微妙能窮究萬物之理明盡性命之道皆在易傳

而子貢之徒猶以謂不可得而聞則知早年所學與暮齡耳順從心之要妙雖聖人不得而躐等而況退之與永叔哉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躐等謂踐超等級孔子作易傳之時年纔五十所得要妙子貢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況六十七十老年之時所達妙處子貢愈難踐其等級子貢炙之聖人尚云不得而況韓歐而能達哉此明韓歐不及遠矣禮記云學不躐等

通達之士於釋氏性理之奧與夫善惡報應固知其非虛

但守一經名為曲士兼學內外始號通人如晉之孫綽宗炳梁之昭明太子唐之裴休栁子厚白樂天宋之天覺楊傑金之屏山蔡正甫身既處俗心遊佛理拳拳無捨眞通達之士也

其間或疑經論所稱世界莊嚴塵沙億刼無量無邊

此之所疑文有四節無量無邊為揔句按華嚴經無量無邊大數中二數名也不知之者以為無實以為滉漾無實恐或寓言而淺見寡識者又從而謗詈

滉漾汗漫無涯之皃寓寄也假寄而言也人之所疑上之所說恐或汗漫無實遠而難信又疑但寄言而說太史公曰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其言滉漾自恣以適己大抵率多寓言也

予數為觧之曰夏秋雨滛一泓之積蠯步幸蠃魯戈蠛亡結蠓亡孔孕焉浮游吸飲自以為足矣

夂雨為滛泓不流之水蠯蛤也蠃與螺同用蚌屬蠛蠓小飛虫也似蚊而小夏革之對文命齊章之對桓公皆此蟲也

豈知有溟海江湖吞舟之鱗搏風之翼哉

溟海北海也江謂三江湖謂五湖大水之處吞舟

之鱗大魚也搏風之翼大鳥也列子莊子皆云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去以六月息者也列子之説魚鳥之事全同佛經北海之畔閻浮樹下有四生龍有四生金翅大鳥其鳥頭尾相去一千由旬兩翅横展一千由旬恒遊四海取龍而食或疑古老聞傳或復列子親見此對上世界無量無邊

穴居壤䖏洿飲土食亦自樂有其年矣豈知有華堂廣厦八珎庶羞之薦哉

蟻居土穴螬居糞壤牛飲污濁之水蚓食唯是泥土華居謂雕梁畫棟廣厦謂路寢大殿八珎謂食之米麵味之鹽梅果之李柰菜之芥薑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謂衆味也庶衆也薦進也意明穴居壤䖏不知有華堂廣殿洿飲土食不知有八珎衆羞之進喻人居世間不信佛國金寶粧嚴此對上莊嚴無量無邊也

朝生夕殞春榮秋悴亦自樂有其年矣豈知夫彭喬之老壽松栢之堅且茂哉

木槿之花旦生暮落蜉蝣之蟲晨生夕死芦荻蒲栁經霜即枯尺蠖寒蟬至秋即老故莊周云朝菌

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彭祖姓籛名
鏗顓頊玄孫善能導引歷夏至商壽年八百封於
彭城故名彭祖王喬周靈王太子名晉好吹笙作
鳳鳴遊伊洛之間後遇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
年不下後告桓良曰告我家候我緱氏山頭至時
乘白鶴而至辭謝衆人控鶴長往入雲矣孔子曰
天寒霜降然後知松栢之茂也美其經霜不枯年
壽永久此對上塵沙億刼壽數難窮

歷家以章亥筭數步南北極相去之度不過數十萬
里

歷家筭歷之家知天地之遠近者大章豎亥二徒
行人也夏禹王天下既平再別九州要知地里四
方遠近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凡五億十萬
九千八百八十步該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七十
五步又使竪亥從北極至于南極凡五億十萬八
千八百八步該二億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詩
含神契曰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
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上
来依山海經淮南子後漢地里志而說

天以天地之大昆侖磅礴之廣邈造化出焉而筭數
得而盡測豈是便為天地哉

昆侖即崑崙也在西羌之外此山高廣頂有三峯

即閬風玄圃板桐中有大池名曰無熱俗名瑤池
方圓八十由旬金寶飾岸旁有岩穴皆神僧仙人
遊止其間流出四河灌注四海水色各別河圖所
謂崑崙山上有華池出五色水是也同佛經中香
山之南無熱大池宛然冥合旁薄猶言旛薄言廣
遠也史記太史公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墟崑崙
其高二千五百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上有醴
泉瑤池

則知數十萬里之外尚有百億日月百億山河不可
以為虛語

佛之所在世界且約千丈化身所依刹土則有三
千大千世界總一大輪圍山包遶內有百億日月
百億妙高山百億六欲天梵衆天百億七金山百
億四大神洲百億四大海今人所居之處乃百億
四大洲中之一洲也耳目不知便抑而不信何異
井坎之蛙不信有大海乎試與演之鄒演書云儒
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分也中
國名赤縣神洲禹所敘九州是也不得為洲數中
國如九州者九乃所謂九州於是有裨海環之人
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為一區中者乃為一洲如
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際焉莊子
曰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不以蟻穴之在大澤乎

計中國之在海内不以稊米之在大倉乎列子曰無窮之中復有無窮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朕又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於天地者乎此上三說後倍於前前則無量世界不為妄也坐井觀天者宜可拭目焉

汝智量所不及存而勿論可也而奚以謗詈為哉智所不及存而莫論而更謗詈是盲夫之辨色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

予既為辯公道此語退而書之篇首庶於疑信相半者不為無益云

不信者令信信者不忘實為大益豈為小補哉

皇統三年歲次癸亥冬十有一月五日丁巳謹序

皇統金憫宗年號自皇統三年癸亥作序至今蒙古辛亥作註一百零八年也

韓文公別傳 前集

初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丁亥迎鳳翔府法門佛骨舍利至京師留禁中供養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如恐不及愈上佛骨論極言其弊憲宗大怒翌日出疏示宰相將加極刑裴度崔群等諫曰愈言訐忤誠宜顯少寬以来諫者乃貶為潮州刺史既至遇釋者大顛和尚往復詰論遂有斯傳故本集有示襄子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朝除弊事豈將衰老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来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此實事也

孟簡集

孟簡字要之一名幾道德州平昌人舉進士宏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崔群既退而簡代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後貶吉州司馬又徙常州為太子賔客分司卒然存心佛理弘護法門與劉伯芻蕭俛譯次梵言般若三藏譯經簡為潤文監護唐史稱簡佞佛過甚此不仁者之言也因聞愈與大顛議論集而錄之按愈文集前序破此別傳以為偽妄此乃黨韓氏之言非天下之公論也

韓愈牧潮州祠神海上遇釋者大顛焉

州長曰牧取其牧養人民今之刺史也城在南海

之岸潮来則實潮落則虛故稱潮州祠祭也神謂
堯之二女為舜之二妃死於湘水後人立廟於黄
陵祝而祭之號曰湘夫人大顛長老住潮州靈山
石頭大師之法子愈有奉大顛帖三首答之如後
大顛曰子之来官於南其以言之直也令子之皃鬱
鬱然似有不懌何也
懌悦也大顛鑑皃辨色知其不悦故問之也鬱鬱
結聚不舒志不得伸也晉書云潘岳出為河陽令
負其才鬱鬱不得志
愈對曰愈之用於朝享禄也厚矣
春秋重耳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注享受也

韋昭國語注云享食也厚禄謂遷京兆尹兼御史
大夫與中丞李紳不協罷為吏部侍郎又為刑部
侍郎
一日以忠言不用而奪刑部侍郎竄於八千里之海
上
愈以非聖之説而為忠言蓋上無佛論表也憲宗
得愈表大怒示宰相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
至謂東漢已後奉佛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
臣狂妄敢耳固不可赦於是内外駭懼裴度貴戚
咸諫乃貶為潮州剌史書曰竄三苗於三危疏説
竄者投弃之名不忍殺之投於遠方弃而不用也

愈謝表云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為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

播越奔走經涉嶺海喪吾女挐

播越者遷流也國語曰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注曰播散也越遠也奔走疾行也山行曰經水行曰涉嶺即五嶺在零陵南桂陽大庾等海謂三江五湖沅湘之水○女挐愈女挐壙銘云挐退之第四女惠而早死愈近為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以掃刮絶去不宜使爛熳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南海揭陽之地

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逼遣之女挐年十二在病既驚痛與其父訣遂舁致走道撼頓失食飲即死於商南層峰驛瘞道南山下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也後回至墓下題驛梁云去歲貶潮州其後家亦遣逐小女道死今過其墓作詩云數條籐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衆知難遶墳不暇號三匝設祭惟聞飯一盤致汝無辜猶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

及至潮陽

注曰潮州唐為潮陽郡

颶風 音具 本集颶風

海風也越人謂四方之風為颶風嶺表録異云颶風秋夏間或雲物陰慘則見其狀如虹見可六七丈未至時雞犬為之不鳴有此後颶風必發壞屋折樹甚則屋尾如飛蝶然發則自午至酉夜半方止老弱病患之人尤宜避忌注具本集中今本作颶大風也非干南海之惡風也東坡居士有颶風賦說得甚詳

鱷魚 鱷音鄂 患禍不測

大魚也俗名殺子魚說文云似蜥蜴長數丈水潛吞人即浮日南有之劉淵林吳都賦注云鱷魚形大如象長二丈餘有四足似鼉牙齒極利麞鹿入水囓腰即斷日南交廣皆有此魚人甚患之故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言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具盡民以是窮愈往視之具豚酒投祝文遣之

毒霧瘴氣日夕發作

南海熱地霧有惡毒人遭之者多有病患故栁子厚云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溫屯嘔泄是也瘴氣瘴海熱煙之氣遭者多病作起也

愈少多病髮白齒缺今復憂煎黜於無人之地其生豈可保乎

愈謝表云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州

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
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
愈之來也道出於黃陵廟而禱之幸蒙其力而卒以
無恙
帝堯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為舜二妃舜三十
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二妃
南奔死於湘水後人立廟於黃陵楚辭所謂湘君
湘夫人是也人渡湘水者皆祭禮廟下故愈述黃
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
二女舜二妃者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
為潮州刺史其地於南海揭陽之地厲毒所聚懼
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又祭文云元和十五年十
月日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
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出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
海山之波霧瘴毒為災以殞其命舟次祠下是用
有禱於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其冬移袁州刺史
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
廟之圯棟腐瓦於州刺史王堪說文云告事求福
曰禱尒雅曰恙者憂也舍人曰病之憂也風俗通
云恙毒虫也喜傷人心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
必曰無恙乎
愈以主上有中興之功已奏章道之

主上憲宗皇帝也唐自天寶之後安祿山父子相繼作亂至元和年間餘寇方息故愈指為中興如尹吉甫作詩美宣王周室中興也奏進也章表也言已遣人進上表章道說主上中興之德勸天子東封愈表云陛下承天寶之後赫然興起至此治功宜定禮樂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此所奏之章表也

使定樂章告神明

此敘奏章之事也勸天子再定禮樂之章者述人君治平之德播於樂府之章使工人歌之流於管絃告上天地五岳神明如漢之芝房寶鼎天馬之歌是此意也

東巡太山奏功皇天

泰山五岳之宗古之王者功成治定天下太平乃巡狩封禪告成於天因高山致享冀達於天表時清道泰山美事也今愈勸主上亦欲勒碑頌德東巡泰山封土為壇燔柴祭天奏功上帝也愈上元和聖德詩其此意

儻有其意乎此則庶幾召愈述功德作歌詩而薦郊廟焉

儻者不定之辭庶望也幾近也上所奏章天子或

有此意望近召愈述作天子武功文德之美為歌

為詩薦進於神郊祖廟馬按愈至潮州上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多讓

愈早夜待之而未至冀萬一於速歸愈安能有懌乎

雖遣人奏上未知允否早夜待之未得還報庶望萬中有一早迴心慮此事未得可意故無懌悅也

大顛曰子之直言於朝也忠於君而不顧有其身耶抑尚顧其身而強言以徇其名耶

抑且也徇營求也此問韓氏文有兩節一問若忠於君不顧其身二問若顧其身不宜強言求名審出處之利害也

忠於君而不顧其身其言用則為君之榮言不用而已有放逐是尒之職也何介介於胷中哉

此牒前問而陳也放如屈原逐如孔子之類介介鯁刺也欲為忠臣不宜顧身如比干受死而不悔也若主用其言君有忠直之榮若主不用其言必有放逐之辱是人臣之職分也何鯁刺於胷中而不懌乎

若尚顧其身而强言耶則言用而獲忠直之名享報
言之利不用而逐亦事之必至也
享受也此牒後問而陳也若顧惜其身而强進直
言用則受利不用遭逐事之必然也何更疑乎史
記孔子斥乎齊逐乎宋
苟患乎逐則盍勿言而已
求為忠臣者不懼於放逐苟懼於放逐則盍勿進
言既進於言必有利害故易美括囊無咎詩刺巧
言如簧盖慎之也
且吾聞之為人臣者不擇地而安不量勢而行今子
遇逐而不安趨時而求徇殆非人臣之善也

古之人臣既忠於君不擇善地而自安如紀信詐
乘以脫漢祖是也不量勢之大小而便行如相如
入秦叱臣抗主是也今汝不然殆非人臣之善事
也徇營也殆近也莊子仲尼曰事其親者不擇地
而安之孝之至也不擇事而處之忠之盛也
且子之死生禍福也其命豈不懸由諸天乎汝姑自
內修而外任命可也彼黃陵其能福汝耶
春秋子魚言於宋公曰盍姑內省德而後動注云
姑且也懸係也命之禍福遠係於天不在祭廟遇
其困難姑且內自進德修業而外任其天賦之命
而安祠求福是不達樂天知命之道也子夏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

主上繼天寶之後姦臣負國而討之

天寶玄宗年號自祿山首唱作亂河北餘孽連延歷肅宗代宗德宗其間李希烈亂於許州朱泚自稱秦帝田承嗣亂於潞博吳少陽叛於淮南至憲宗登位命將出征破元濟於淮西擒李錡於浙右平李師道於鄆州伐劉闢於城都元和末年災殃少弭愈欲稱為太平是媚主之言也

糧餽雲合殺人盈城僅能克平而瘡痍未瘳方此之際而子又欲封禪告功以騷動天下而厲之欲切主也意在乎己之欲歸子奚忍於是也

糧餽軍粮也僅近也封禪告功東巡泰山告功皇天也禮器踈云封泰山者謂封土為壇在泰山之上以告天禪梁甫者謂除地為墠以告地墠變為禪神而言之自天寶首亂元和方平天下死傷金瘡未息而又勸帝東封騷擾天下爭忍之乎史記季布曰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

且夫以窮自亂而祭非其鬼是不知命也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君子遇窮守道無怨今祭其鬼是不知命也讖祠黃陵禮天曰神地曰祇今人曰鬼今黃陵非天地之神故止稱鬼

動天下而不顧以便於己是不知仁也

天子封禪家積九年之儲具四海之異物鳳凰巢閣天老呈祥然後勒兵萬騎巡狩四方諸侯畢至各貢玉贄此封禪之宜也夫仁者安人今擾動天下秖欲己歸是不知愛人利物之道也此譏召愈之言也

强言以干忠遇困而抑鬱是不知義也

干求也抑鬱愁悶志不舒也作事合宜名之為義方天下少康欲民人善迎佛入內以展歡心而愈進狂言欲令灰滅上違下戾遭貶海隅是不達合宜之義也

以亂為治而告皇天是不知禮也而子何以為之

禮者履也履得其道謂之為禮樂記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今天下兵戈少息而愈為治勸帝誦德告功皇天是不知封禪之禮也

且子之遭黜也其所以言者何事乎

向者愈云以忠言不用而竄海上大顛不知忠言謂何故此問之

韓愈曰主上迎佛骨於鳳翔而昇入大內

鳳翔府法門寺塔育王所造內有如来指節舍利神光照灼靈異頗多觀其色洞寒玉剛侔真金寸餘靈聖之姿皎潔不壞之相依本傳所載必三十年而一開開則玉燭調金鏡朗氛祲殲五穀豊瑞

相休徵難可備紀所以歷代國家盡崇禮敬唐太
宗特建寺號重修塔銘高宗薦之以寶函天后迎之
於洛邑中宗紀之於國史肅宗奉之於內殿德宗
禮之於法宮憲宗迎禮於大內按劉昫舊唐書云
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
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而一開開則歲豐人泰
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
餘人持香花赴臨皐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
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
在後愈素不喜佛上䟽諫之
愈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也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
古未嘗有也
言佛與夷狄法同一類也漢明帝永平七年夜夢
金人飛來殿庭遣使西求永平十年蔡愔西迴將
佛形像畫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又譯經置在蘭
臺閣第十四間此釋氏東來之始也後人詩云夢中
金像悅皇情果有摩騰入漢京創寺首標白馬號
中華佛日麗天明此太白山明和尚詩
昔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際天下無佛是以年壽
永久
舉此數君總包三皇五帝三王之事明無佛而壽
長愈表云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少

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年一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歲戊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年數蓋亦不減百歲周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有中國非因侍佛而致此也

漢宋陳魏事佛彌謹而世莫不夭且亂

擧漢已無曹晉明宋陳内攝齊梁稱魏括於齊周大隋愈表云漢明帝時始有佛法來在位纔十八年尒其後亂主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舍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飡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

愈恐主上之惑此也是以不顧身而斥之耳

愈表云今陛下令群僧於鳳翔迎佛骨御樓以觀舁入大内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其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歲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尒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事哉然百姓愚冥易

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
大聖尚一心信向百姓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
灼頂燃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
傚唯恐後時老少奔波弃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
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也傷風敗
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又云況身死枯朽之骨豈
宜入宮禁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
之乞以此骨付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
歷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聖人之所作出於尋常
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上天鑑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

大顛曰若是則子之言謬也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其言不善妻子背之佛大聖
人而汝毀之斯言錯繆也
佛也者覆天人之器也其道則妙萬物而為言
德覆人天道出萬物能使梵王稽首外道迴心器
謂德量之器也其道則妙出萬聖也
其言則盡幽明性命之理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
之故禮記云幽則有鬼神明則有禮樂易曰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論未來之感果盡其幽也原現在
之苦樂盡其明也談佛性之真常盡其性也考業

果之遷流盡其命也

其教則捨惡而趣善去僞而歸真

捨根隨之惡不落三途趣十善之行高升六欲弃三科之僞身世兩忘歸一真之常杳絶生滅

其視天下猶父之於子也而子毀之是猶子之刃其父也

佛觀衆生猶如一子凡在含生孰不歸順今子返毀是猶子之剚刃於父逆莫大焉

盖吾聞之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較其所居之地

有道則貴不限東西計地求人非達之士也

桀紂之君跖蹻之臣皆中國人也然而不可法者以其無道也

桀夏王名也作事無道湯放南巢紂殷王名也罪浮於桀梟於牧野謚法曰賊人多煞曰桀殘義損善曰紂桀之惡者焚皇圖煞龍逢因成湯縱末喜紂之惡者惑妲己縱五刑剖比干之心刳孕婦之腹囚文王禁箕子枷盜跖魯之大盜從者九千人煞不辜取人婦女膾人心肝暴戾恣肆横行天下貪得忘親莊蹻莊王之裔楚之大盜狼戾南荆人神怨怒梁劉孝標辯命論云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叙此二人也上皆人不師法者以其無道也

舜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夷

史記舜冀州人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濵作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地近於東故曰東夷文王生於岐周在秦之西界古公亶父先居於豳被犬戎所逼遂東止於岐周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由余出於戎

史記秦紀云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王聞繆公賢使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雄麗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勞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禮樂法度為政由尚時亂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中國所以亂也夫上聖作法身以先之僅以小治至於後世日以驕淫上下爭競至於滅宗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由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繆公奇之謂內史曰令由余賢孤之害也後使人要而入秦以客禮待之後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過賀繆公以金鼓

季札出於蠻

史記季札吳王壽夢之第四子季札賢壽欲立札

不肯後兄諸樊讓位季札札謝曰昔曹人將立子臧子臧不受君子以為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弃其室而耕於野後餘兄皆致位札皆不受逃於延陵故就封為延陵公子聽樂觀風知其盛衰掛劍徐墓吳人歌德辭榮薄祿千古無京美矣哉

彼二聖二賢者豈可謂之夷狄而不可法耶二聖謂舜與文王二賢謂由余季札柳子厚寄退之書有云君以為夷也故不奉之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蹠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大顛之語與柳氏相合

今子不觀佛之道而徒以為夷狄何言之陋也此責韓子不能觀道之妙處而徒論中邊何發言之鄙陋也哉試與論之聖人之道妙絕方所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居夷即夷止漢即漢豈有迹哉而寡識之流橫生同異莊子所謂曲士不可與論道束於教也斯言信矣況印土為天地之中漢國實東海之上以此校之中邊見矣李屏山云聖人之道未始有二南方有聖人焉亦此道也西方有聖人焉亦此道也萬世之下有聖人焉亦此道也此道何道聖人之道也不觀此道而論夷狄何出言之鄙陋耶孟簡荅退之書云假如蜚廉惡來所為

者皆亡國滅身之道故雖華夏其可從乎夏禹文王之所作皆萬世受其賜故雖夷狄其可斥乎闍下徒以夷狄之說辱之聖賢之心果能忍辱聖賢之法其可辱乎深所不取也

子必以為上古未有而不法耶則孔子孟軻生於衰周

周自平王東遷諸侯侵政強弱相吞紀綱大壞孔子生於靈王之世孟子又師孔子之孫子思近於戰國與梁惠齊威王同代此時周室力弱諸侯故云衰周

而蚩尤瞽瞍生於上古

蚩尤古之凶人也神農氏衰蚩尤作亂兄弟八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惱亂天下吞沙噉石造作兵器誅殺無道與榆罔爭為帝後為軒轅破於涿鹿之野瞽瞍舜父也黨惡嫉賢頑不可教雖然有目賢愚不分與無目等故以瞽名之無目曰瞽

豈可捨衰周之賢聖而法上古之凶頑哉

賢謂孟子聖謂孔子凶謂蚩尤頑謂瞽瞍書云舜父頑母嚚注引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子必以黃帝三代為未有佛而壽長耶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何其夭也

外丙仲壬殷二王名也殷湯既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即位二年卒又立丙之弟仲壬即位四年崩舉此二君以責韓子三代壽長之説今更廣之禹子啓在位九年帝發十年殷湯十三年祖庚七年廩辛六年武乙四年太丁三年周僖王五年頃王六年悼王百日哀王三月思王半年秦孝文王三日襄王三年二世三年子嬰四十六日此上諸帝促而更亂何罪於佛耶

以漢陳之間為有佛而人主皆夭且亂耶則漢明帝為一代之英主梁武帝壽至八十有四矣豈必皆夭且亂耶

明帝年號永平致治昇平幽枉必達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之役麒麟入囿神鳳来儀醴泉出於京師蓂莢生於庭下後之言政者皆稱永平之治焉梁武建元天監蔫政尚儉仁愛不斷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已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兹在位五十三年八十四崩韓愈以謂自佛到此天而且亂此是蒙蔽愚俗欺詐人主豈不知黄帝有阪泉之戰顓頊有三苗之誅帝尭有丹水之師舜朝有四凶之惡至如夏禹功大位止十年夏啓臨朝有扈不順太康尸位窮羿逐君仲康之時羲和亂日殷湯革命唯治十三太丁武乙各治四

載夏桀有鳴條之苦殷紂有牧野之悲周武功成
由未盡善成康至治淮夷不庭幽王有犬戎之災
宣王有玁狁之役厲王流彘惠王出奔悼王十旬
哀王三月思王弟弑赧王為民尒時無佛何亂如
此爰至强秦夭亂愈甚孝文王虛名一載莊襄王
位止三年始皇登臨軍兵不息胡亥三載趙高逼
殺子嬰四十六日項羽誅除佛未曾来何故如此

韓文公別傳註前集終

韓文公別傳註後集

道者山如意野老　祥邁　註

韓愈攘袂色而言曰尒之所謂佛者口不談先王之法言而安唱乎輪廻生死之説身不踐仁義忠信之行而詐造乎報應禍福之故無君臣之義無父子之親使其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以殘賊先王之道愈安能默而不斥之乎

漢書公孫玃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尒注云攘去也袂衣袖也推去衣袖露臂作色而言也殘賊敗亂也字出孟子而非彼意愈表云佛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

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道父子之情
大顛曰甚矣子之不達也有人於此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則人必以為狂矣
二五則十也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今晉楚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子終日言仁義忠信而不知佛之常樂我淨之為無以異也得無數十而不知二五乎
仁義忠信人之行也常樂我淨人之性也以性扶行動合皇極以行合性百慮一致性則天下之大本行則天下之達道俱明此意乃曰通人但守一隅斯為曲士愈知此而不知彼是數十而不知二五也
且子計常誦佛之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試道之乎
以愈譏佛不談先王之法言故此詰也
韓愈曰愈安得讀彼之書哉
一言既失四馬難追既言不讀安知不合
大顛曰子既未嘗讀彼之書安知不談先王之法言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君子真知也既未嘗覽
安知不談此莊子所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聱其韓愈乎
且子無乃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

聞人以為非而遂非之乎

問有兩意下分答之

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為非而遂排之是妾婦也

印定二問而後具明

昔者舜館畜犬馬犬之旦暮所以見者唯舜也一日堯過其館犬從而吠之非愛舜之賢而惡堯也以其所常見者唯舜而未嘗見者堯也今子嘗以孔子為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恠之是舜犬之說也

此答前問史記蒯通云桀之犬吠堯堯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也又鄒陽云桀之狗可以吠堯皆此意也

吾又聞女子之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然則從人者妾婦之事安可從人之非而不考以非之乎

此明後語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安可人勸為非而便從之而不考較乎

夫輪迴生死非妄造也此天地之至數幽明之妙理也

天地之道春生秋煞往復無窮幽明之道生而有

死死而復生循環無極數運推移理故如是易曰終則復始天行也幽謂死也明謂生也易注曰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變也此天地造化之至數非為妄也

以物理觀之則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未嘗不往復生死之為如巡環也

上以天道明死生此以物理明死生陳在下文

草木之根荄著於地因陽之煦而生則為枝為葉為花為實氣之散則萎然而槁矣及陽之復煦則又生焉

荄本也說文云荄草根也著植也煦陽氣之動也

性識也者人之根荄也枝葉花實也者人之體也則又往復也又何恠焉

草依根本故榮枯相代人依性識故生死相續世俗多謂氣聚而生氣散而死身既消散靈復何有不信佛書輪迴之說豈不思申生再現史記杜伯報怨墨子羊祜識環晉書鮑靚記井晉書彭生豕立春秋蘇韶鬼靈搜神記具載群書豈可誣也昔南朝范縝作神滅論用拒我宗則有鄭道子作神不滅論羅君章作更生論梁武帝作神不滅義折其邪說宜可思之

孔子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夫終則復始天行

也況於人死而不復生乎

孔子易上繫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又下繫曰原始要終以為質也韓康伯云死生者始終之數也原窮也要會也原窮萬物生成之始要會萬物消散之終故知死生變化之數蠱卦彖云終則復始天行也彼疏云天之行四時既終更從春為始喻乎死生之道巡轉無窮莊子亦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莊周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列子莊周皆有此說明死生變化皆出一氣之機要

賈誼曰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悲

前漢孝文皇帝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心不自得因鵩入舍乃作賦云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今此作悲筆之悞也

此皆不俟於佛而明者也烏得謂之妄乎

不待佛說就子書中已明之矣何謂妄乎言非妄也

且子又以報應禍福為佛之詐造此尤足以見子之非也夫積善積惡隨作隨應其主張者皆氣數薰蒸

神理自然之應耳

尤深也主張者善惡之體也熏蒸者感報氣象也善多則吉像報也惡多則凶像報也理故如是豈詐造乎孟簡荅退之書云夫積善積惡隨作隨應都無主張者皆氣談熏蒸天下神理自然之應孰為主哉釋氏能言其本盡知盡達提世界而言之欲人人悉歸依善法焉可尤其廣大哉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周過其歷是餘慶也秦不及期是餘殃也于公後慶李廣不封皆吉凶之餘也書曰天道福善禍淫盈者驕溢之名謙者卑下之號鬼神之道盈溢者損之卑下者福之易有四謙今舉一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乃天道楊雄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屋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報應之說也

此文出孟子載曾子之言也明君出善惡之命不可不戒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唯佛能隱惻乎天下之禍福是以章明較著言其必至之理使人不自陷乎此耳豈詐造之乎哉

隱惻度量也惻與測同用上之所引儒道之文但
勸誡之語不能備詳善惡根本唯我大聖六通懸
鑑三世洞明了吉凶之倚伏達死生之本末章明
經典較著毫釐使人不陷於非禮遷善遠罪豈詐
造乎故孟簡荅退之書云聖人神道設教後仁義
忠信庶氓拂之苟欺耳目無所不為也釋氏窮幽
明必還之理報應無差能明示之頗得切詳或用
孟子惻隱之言非此義也學者詳之

又言佛無君臣之義無父子之親此固非子之所及
也牒前責之夫事固有在乎方之內者有在乎方之外者
方之內者衆人所共守之方之外者非天下之至神
莫之能及也

此明儒釋立理不同也嚴君事父揖讓而升立五
禮之儀叙五教之訓君臣定乎上下夫婦節乎尊
卑此人倫之訓方內之道也夫出家者名出四民
之表身居六和之中去簪笏之容捐妻子之愛鉢
盂非廊廟之器袈裟非朝宗之服抗禮君王不屈
父母此聖人所貽方外之道也方內之範世人共
曉故衆人守之方外之化常人不達故至神能及
莊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
內外不相及

故聖人之為言也有與衆人共守而言之者有盡天

下之至神而言之者彼各有所當也
　衆人共守方內之訓也至神能及方外之軌也用
處各別各有所當禮記云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
有所當也
孔子之言道也極之則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此
非衆人所共守之言也衆人而不思不為則天下之
理或幾乎息矣此不可不察也
　易上繫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乎又下
繫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
慮天下何思何慮此明易體本淨無尋思之慮絕

　造作之為類空谷之內虛等明鏡之亡照唯至神
之能及非淺識之所知此孔子方外之談也
佛之與人子言必依於孝與人臣言必依於忠此衆
人共守之言也
　佛初制訓孝名為誡說父母恩兒女難報又說王
法論禁約佞臣教玉耶女為婦之法為首迦羅越
說六方向拜又說孛治國安民之法又說七種婦
及調馬法佛為釋摩男及毘舍佉母說在家修善
後生天上法皆佛之方內之言也
　及其言之至則有至於無心非唯無心而又至於無
我非唯無我則又至於無生

無心則妄念斯絶故無我則彼我情亡故無生則證法寂滅故金剛經云佛説非心是名為心維摩經云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智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無心也又經云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此無我也前無心者亡其内也後無我者亡其外也内外絶待當體自寂是無生也斯乃希夷之境重玄之鄉凡聖於是兩忘有無於斯頓息豈容抑議於其閒哉商主天子白佛言世尊無生者是何謂也於何法邊於何法中得無生也佛言天子夫無生者本自無生邊際之相是無生義彼於先不生後亦不生然彼無生本無生處本性空故無相可

説如是而覺名曰無生

則陰陽之序不能亂天地之數不能役也則其於無君臣父子固有在矣可與單見淺聞者道哉

無生之理體絶去來相非生滅混萬化而不變包二儀而無迹寂然不動湛尒常存静越坐亡明逾昭徹豈陰陽造化四時之序而能動亂天地運轉始終之數而遷役乎則無君臣父子之理於斯在矣史記太史公曰非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子又疑佛之徒不耕不蠶而衣食則儒者亦不耕不蠶何也韓愈曰儒者之道其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

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以不耕不蠶而不為素餐也
孟子公孫丑問曰詩云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
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
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
是悌順也素空也無功食祿名為素餐字出毛詩
大顛曰然則佛之徒亦以其有益於人故也今子徒
見末世未有如佛者蠶食於人而獨不思今之未有
如孟子者亦蠶食於人乎
蠶食者史記申包胥曰吳為無道封豕長蛇蠶食
天下毛詩疏云蠶之食桑漸食使盡也又太史公
云秦自繆公以来稍蠶食諸侯

今吾告汝以佛之理盖無方者也無體者也妙之又
妙者也
無方者大包天地細入無間感而遂通無有方所
無體者微妙玄通非生滅相有而非有無而非無
故無體也易曰神無方易無體五乘之範包周孔
之經般若大空越莊老之訓故妙之又妙者也北
齊顏光祿家訓篇云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萬
行歸空千門入善豈直六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
舜周孔老莊所能及也此妙之又妙之旨也又闞
澤對吳王云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故知妙中之妙
其比則天也有人於此終日譽天而天不加榮終日

詬天而天不加損然則譽之詬之者皆過也
聖人含弘光大終日湛然不隨毀讚而動也過美
曰譽罵辱曰詬左氏傳楚靈王投龜詬天
夫自漢至於今歷年如此其久也天下事物之變革
如此其多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明如此
其不可誣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無敢議而去之者
自漢至唐年經六百是其久也或晉或宋或魏或
隋變革多也君有多君民有多民是其衆也天地
神祇至靈至明賞善罰惡不可欺誣也而佛之道
流行於中人但仰而敬之無敢譏而去之
此必有以敵天地而不恥關百聖而不慙妙理存乎
其間然後至於此也子盍深思之乎
敵天地而不恥關百聖而不慙文出楊雄法言意
明敵對天地而無愧恥關通百聖而不羞慙者妙
理常存故至於此然法言中敵字作蔽
韓愈曰吾非苟訾佛以立異也
吾非苟然訾毀於佛以所立道異於吾儒禮記云
不苟訾不苟笑
蓋吾所謂道者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
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
此愈所立仁義道德之説也文出退之原道篇中
立理非正故不具出

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孔子之道而皆不
同也

愈意以謂道德由於仁義而有故仁義為實體道
德為虛位李屏山雜說云吾觀儒者皆談仁義竟
不知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比讀莊周書曰古之治
道者以智養恬以恬養知知出於恬理出於知德
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然則
道德為仁義之體仁義為道德之用後世忘其本
止知有仁義而不知有道德故老子有激而云絕
仁弃智民利百倍豈真搥提仁義哉彼韓愈氏者
斬然臆斷以道德為虛位以仁義爲定名欲離
仁義而言之也果誰坐井而觀天哉孔子曰志於
道據於德其虛位乎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也仁義其定名乎然則韓愈氏亦不知仁義為何
物也

大顛曰子之所以不知佛者為其不知孔子故也使
子而知孔子則佛之義亦明矣子之所謂仁義為道
德之定名者皆孔子之所棄也韓愈曰何謂也

韓愈自以服仁行義立此道德謂得孔子之理大
顛破為所弃故此警而問之

大顛曰孔子不云乎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道本冲虛脩然絕朕智不可測但志慕而已故曰

志於道據伏也德實有體堪可憑伏故曰據於德
仁能濟物功施於人故曰依於仁藝本淺事聖人
不貴但可游習故游於藝

蓋道也者百行之首仁不足以名之
道為百行之宗仁義一偏之用古賢借仁義而行
道德也故莊周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仁義先王之蘧廬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今退
之取仁義為定體道德為虛位豈非失道德之真
而循仁義之粗迹乎老子曰大道廢則有仁義則
仁義末事不足名為道體此折前仁為道體也

周公之語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周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輔佐成王制禮作
樂故周禮曰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彼注云知謂明於事情
仁謂愛人以及物聖謂通而先識義謂能斷時宜
忠謂言以忠心和謂剛柔得中

蓋德也者仁義之原而仁義也者德之一偏豈以德
而為虛位哉
德者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人包中和而立性弘
至道以飛聲為五常之源作百行之首豈可卻為
虛位哉折前德為虛位也

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而孔子斥之曰何事於仁必

也聖乎是仁不足以為聖也烏知孔子之所謂哉
子貢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也利口巧詞曾問孔
子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大顛之意返
於常說學者思之

今吾告汝以學者必先考乎道之遠者焉道之遠者
則吾之志有所不能測者矣則必視夫人之賢於我
者之所向而從之（理長即就）彼之人賢於我而以此為是
矣（推他人以為是可也）而我返見為非則是我必有所不盡知
者也（自非要知）是故深思彼之所是而力求之則庶乎有所
發也（求他善處庶幾開發）今子自視通四海異方之學而文章

磅礴孰如姚秦之羅什乎
磅礴廣博也羅什法師龜茲國人其母王女也七
歲出家從師受經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
十二到沙勒國王甚重之停止一年博覽五明諸
論及陰陽星歷妙達吉凶言若符契專以大乘為
化諸學師焉年十五聲溢葱右折外道於安宿頂
佛鉢於沙勒每登座說法諸王長跪符秦建元中
有德星現於外國分野秦王遣呂光率精兵七萬
西伐取什至姚興建國弘始三年方入長安秦王
待以師禮賜逍遥園居之八百餘人咨受什旨譯
出衆經三百餘卷弘傳大法嘗嘆曰吾若秉筆作

大乘之論非迦旃延比也乃著實相論二卷辭喻婉約莫非玄會曾有偈云心山育德薰流芳方由延哀鸞鳴孤桐清響徹九天意不苦思出言便就後唐太宗皇帝過逍遥園思仰洪美述詩云西天朗現聖人星遠表吾師德至靈十萬流沙来振錫三千弟子共翻經鏡藏馬䏜知無朽舌似蘭蓀尚帶馨堪想逍遥園裏事空餘明月草青青盛德大業具如晉書及梁高僧傳

子之知来藏往孰如晉之佛圖澄乎

易曰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佛圖澄西域人少出家誦經數百萬言以西晉永嘉四年来至洛陽不食五穀善誦神呪能役鬼神以麻油塗掌照見千里吉凶禍福應驗若神預知人心不敢横議察鈴音而擒段波讖冉閔而殿生棘此知来也知石虎為商人縛劉曜於目下指臨淄之古塔記彗星之掃鄴皆藏往也後卒於鄴宫春秋一百一十七歲其餘脇孔放光腸食濟物此不論云具如晉書及相臺志

子之盡萬物不動其心孰如蕭梁之寶誌乎

沙門釋寶誌金城人姓朱氏止京師道林寺宋太始初稍現靈異齊建元中神迹頗多或徵索酒殽或累日不食亦無飢色或與人言語預言未兆識

他心智一日分身數處食息難定梁武皇帝尤深
敬重所居噂咯解刀錐之刑免殷齊之難記荊州
之事定同泰之災事如目前一無差失天監十三
年卒帝哀而厚殯鍾山獨龍岡
韓愈默然良久曰不如也大顛曰子之才既不如彼
矣彼之所從事者而子反以為非然則豈有高才而
不知子之所知者耶今子屑屑於形器之內而奔走
於聲色利祿之間
屑屑自亂也或矜恃之皃
小不如志則憤鬱悲躁若將不容其生何異蚊蝱之
爭纖壤於積藁之間哉

壤糞也藁草也此責韓子奔走聲色徇利求名一
似蚊虻小蟲爭纖糞於積草之間略無愧恥也愈
至潮州謝上表云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
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
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
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觀此表文見愈之不
奈榮辱貪名逐利與彼蚊蝱競纖何以異哉孔子
曰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斯言信乎
於是韓愈目瞪而不救（張目直視不能救歟）氣喪而不揚（氣息長滅
不能飛揚）返求其所荅（辭窮理盡不能荅報）若有所自失
立理既窮不覺自失莊子曰井蛙聞之規規然自

失也

逡巡謂大顛曰言盡於此已乎

爾雅曰逡巡也郭璞云逡巡却退也謂却身退後也新序曰孟嘗君聞雍門之言逡巡退席而有愧色力不能加恐復有言故曰言盡已乎

大顛曰吾之所以告子者盖就子之所能而為之言非至乎至者也

就子所知而告非我本宗至言

韓愈曰愈也不肖欲幸聞其至者乎

不肖猶言不才也史記堯子丹朱不肖肖似也謂不似其祖先也

大顛曰去爾欲

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故去爾多欲才心齋也

誠爾心

其心不誠詐偽是生故誠實爾心一其志也

寧爾神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故安寧爾神守冲寞也

盡爾性

黜聰去智乃合大道故淨爾性達道真也

窮物之理極天之命然後可聞也

窮究物理通其變化極盡天命探其玄微然後可聞至言

爾去吾不復言矣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言多轉遠言之何益

韓愈遡而出去至於州數月改袁州刺史

愈至潮州謝上表云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帝得愈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亦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曰愈終踈狂且可内移乃改袁州刺史按愈正月得罪南遷至冬改授袁州都在元和十四年中故云數月改袁州

又詣大顛獻衣二襲而告別焉

史記秦二世賜叔孫通衣一襲又後漢和帝賜魯丕衣一襲注謂衣服單複具副為一襲又一箱亦為一襲愈與孟簡尚書書曰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祟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此引證其獻衣為實

曰愈也將去師矣幸聞一言以卒相愈也

莊子孔子見漁父曰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今借而用之卒終也相助也愈云幸聞一言終作助身之要補其不逮

大顛曰吾聞之易信人者必其守易改

老子曰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大顛處此故不言之愈改袁州之後答孟簡書果然番校乃知大顛言而有准

易譽人者必其謗易發

贊之易毀必易古之君子不苟譽不苟毀

子聞吾之言而易信之矣庸知子復聞異端而不復以我為非哉遂不告也

庸用也異端他人間言也

愈知其不可間乃去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干之不動扣之不開禮宜去也

歐陽文忠公跋語

予官瑯琊有以退之别傳相示者

予脩自謂也瑯琊郡名今滁州也時脩為瑯琊太守故云

予反覆讀之知大顛蓋非常人也

此美大顛外通先王之法言內達釋門之要妙能

對退之宏辯雄說

及後得孟簡所答退之書則曰若大顛者果常僧耳
而別傳乃孟簡所纂疑二者必有一偽者

孟簡答退之書云若大顛者果常僧耳且置是事
今觀孟氏之書乃引退之之言非薄大顛而斥韓
氏不達耳歐公引為孟氏之說證大顛為平常之
僧非知孟氏書意學者宜細思之

要之答退之書其文固有理而退之別傳則非深達
先王之法言者莫之能為也

此美大顛詞理俱正要之孟簡字也

退之答孟簡書蓋在刺袁州之後

孟氏與書退之退之答孟氏書皆在刺袁州時
其書尚深訾浮圖氏之學

訾毀也浮圖氏即佛陀氏也

豈其易信人者其守易改之言果驗邪

此大顛預計韓氏之言今果有驗

抑實未嘗如別傳所載而大顛為屈耶

前傳之中退之辭窮理盡退身求答若有所失若
此文抑非實則屈於大顛也意以傳文為實

雖然如別傳之言予意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得不
謂天下之至言哉

傳中退之深信大顛之言反求所答及與孟簡書

則尚呰釋氏此乃韓愈不達釋氏深理謗論復生
　豈遮别傳不為天下之至言哉
余常患浮圖之盛而嘉退之力能詆之
　此歐公之本情力詆釋氏而輔韓子
疑柳子厚之徒返詆退之之說
　柳子厚河東人師巽上人深明佛理常斥退之呰
佛其文具在荅退之書及送僧浩初序中
及觀大顛所言果知子厚不為過也
　柳子厚之言往往與大顛詞理相叶具引如傳註
中
噫浮圖之說流於今而愈盛者豈有道誠不可攺而

卒相之邪
　釋氏之化自漢迄今旁流八方聲騰夷夏年逾遠
而道愈行日既深而名愈播必有妙理存乎其間
　盖天之所助者順故天卒相之尓
是皆非吾所能測也
　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真知也歐公
未造聖人之妙而欲安論非賢人也而謙云非吾
所能測者此言為千載之龜鏡歟
廬陵歐陽脩題
　歐公本吉州廬陵縣人故題云尓
絶筆偈

韓子詞鋒意氣高　豹韜魚麗騁雄豪
大顛老將心無怯　羽扇綸巾奪錦標

韓文公別傳并跋語終

註韓文公別傳後序

別傳之作世行已久青州祖師重刊流通如意老人又隨作註其間肯綮幽隱者詳而釋之文殊意離者辯而會之令窒者通而昧者明缺者圓而邪者正導九流同會如來性海攝三教俱入實際法門不其偉歟使後之覽者不隘於所知不滕於所見卷異學於圓通之藏撤藩籬於大方之家誠吾門之大助豈小補哉至元丁卯結制日少林雪庭福裕書于中都大萬壽寺之無還軒

昌黎先生上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考蓋亦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

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猶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飡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才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

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民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於佛更惜身命以至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

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
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
其國命来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賓
禮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
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宫禁孔子曰敬
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
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
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
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
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
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

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鑑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
懇悃之至謹拜表以聞

潮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
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
謂臣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
既免刑誅又獲重禄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
豈足為謝臣某中謝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除
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
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
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兆億人庶無有親

踈遠迩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
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
業惟恐四海之内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
史面聞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
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
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唯知鼓舞懽呼不勞施為坐
以無事臣某中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
府雖云纔二千里然来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
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
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
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人極遠惡

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
地與魑魅為群苟非　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
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
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
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　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
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
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
無媿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
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
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
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摇毒自防外順

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
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　陛下即位以来躬
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所燭天
戈所揮莫不寧順天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
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
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　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
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
巍治功也宜定禮樂以告神明東巡太山奏功皇天具
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
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
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
內隷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
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
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
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袁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䟽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
直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
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
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初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懽
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賦稅及時人安吏循閭里
無事微臣當布　陛下惟新之政守國家承平之規

勸以耕桑使無怠隋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
奨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
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荅謝
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慚惕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召大顛和尚帖三幅

愈啓孟夏漸熱伏惟體道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
官到此久聞道德竊思見顔皃昨来未獲參謁已
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夕佇瞻愈白

愈啓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
有此咨屈此旬晴明不甚苦熱儻能乗閑一訪實
為幸也不宣愈啓

愈啓惠均至辱荅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
次可量傳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
而終不可得見耶如此而讀来一百遍不如親面
而對之愈聞道無疑滞行止繫縛苟非所戀着則
山林閑静與城隍無異大顛師論甚宏愽而必守
山林不至州郭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
非通道也勞於一来安於所識道故如是不宣愈
頓首

唐元和十四年五月刻於本院

韓昌黎與孟簡尚書簡

愈自行官自南回過吉州獲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番忻悚無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有傳愈少信奉釋氏者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策可效可師仰不媿天俯不愧人內不媿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

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與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安（一本作鬼）行胸臆作威福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有其說也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以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

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群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之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

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孟尚書重答韓昌黎書

二十四日手書披讀蒙問入秋來何如幸免他恙而已若大顛者若常僧耳且置是事如丘之禱久矣鄙夫豈不知哉處奉唯恐不及封略況藩垣堂宇乎來示又曰積善積惡殃咎自以類至若是則釋氏辯之精詳盡欲人積善耳夫積善積惡隨作隨應都無主張者皆氣𢤱薰蒸天下神理自然之應孰為主也故釋氏能言其本盡知盡達提世界言之尒慇懃懇禱欲人悉歸依善法而無積萌漸之如此焉可尤其廣大哉凡積德積善又非三世五世所積欲人生生積之也易之謙卦皆據天地神祇之道以示於人凡人貪婪苟利惡得故迦文為大士言六度為中根言十二因緣為小根言四聖諦又依法不依人假如蜚廉惡來之所為者皆亡國滅身之道故雖華夏其可從乎夏禹文王之所作皆萬世受賜故雖夷狄其可斥乎閣下徒以夷狄之說辱之聖賢之身必能忍辱聖賢之法其可辱乎深所不取也但閣下不奉即已區區毀黷海內宗仰豈積善之云乎昨又疑者悉傳閣下自潮州已來稍有信奉簡於閣下可謂良執聞其疑合問其所以未可便議深入微密謝請不敏幸無深

責彼楊墨老氏之書其所述作於理偏霊非中道要切且有彈射者實救於世釋氏之教則不然大明積善之根源覈天下神道報應之微細皎然言善惡之異路所以欲人之信奉為廣其道也非慱附求餻糜貺施作活計利妻子柰何韓公以愚人下俚翁媪之情見待乎然而法行於世使人人自畏惡修善豈不大助教化之防歟高明必咎言三皇五帝歷世聖賢自有法度矣謹復之曰聖人神道設教役仁義忠信庶泯拂之苟欺耳目無不為也釋氏窮幽明必還之理是能示之頗得切害高明柰何言作威福於正人哉未有正人肯賊善法而不化人成俗者且正人氣餤天地神理自福之不暇豈釋氏能為乎邪人氣餤天地神理自殃之不足豈釋氏能救之乎伏望以廣善法為心亦且致是意閤下稱天地神祇昭然列布皆誠實也釋氏寧有異天地神祇耶且曰佛力不如業力其謙如是又何戾耶與夫老氏之教居然畏法不可同耳閤下鴻筆起予即敢祗咎自此嘖舌而已照悉幸甚

此書得於樊汝霖韓文譜註中

柳子厚送僧浩初書兼簡退之

儒者韓退之與予善嘗病予嗜浮圖言訾予與浮圖游近李生礎自東都来退之又寓書罪予且曰見送

元生序不斥浮圖予謂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
易論語合誠樂之愛之其於性情盡然不與孔子異
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
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恠僻險賊耶曰
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悪来盜跖
而賤季扎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
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
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蚕桑而
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
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
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其為道者不愛
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閑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
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而焉從吾之好與
浮圖游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
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
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
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
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
如也

北京圖書館藏